

婆婆的粽子与线绳的记号

作者 李燕



粽子，是婆婆留给我的记忆。

一只粽子，从亲情到乡情，从节日到文化，从家国情怀到世界文明，这一切今天在我的心中，都是同步发生的。

2026年端午节快到了。

每到端午节，我都尤其想念我的婆婆，想念婆婆包的粽子，那可有多好吃啊。

也想到婆婆包粽子的不同扎法和打结方式，那是婆婆用来让我们区别不同的粽子馅儿和味道的：是甜的，还是咸的，是豆沙馅儿的，还是肉馅儿的。

对家人，她可真叫一个细心周到体贴啊。

婆婆平常是家里的厨艺师，烧得一手好菜，会给我们做各种好吃的。粽子是每到端午节，婆婆必给我们做的节日美味。她总是提前准备好各种做粽子的配料，让我们对端午节充满了期待和盼望。

调理好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和节假日生活，婆婆可说是用心到了极致。她总是给我们叮

咛：“一定要把日子过好。穿得可以简单一点，干净整洁大方得体就行了；吃得一定要好，那是在保养身体，身体可要照顾好了。”

婆婆性情温和，神情安静，做事麻利，不疾不徐。年年月月、日日夜夜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她精心静心、充满慈爱地呵护、操劳和守护着这个家，无怨无悔、任劳任怨。婆婆是家里的主心骨，一家人都爱围绕在婆婆身边说说笑笑，那是最幸福、最安全、最暖心的地方。

想想，我从1987年开始享受婆婆包的粽子之年算起，今年已经是第39个年头了。婆婆2014年去世，今年已经12年了。39年来，我吃过婆婆包的粽子，也回忆婆婆包的粽子留给我的记忆。

扫描二维码

手机上阅读全文



我的母亲

作者 田景文

此生难忘，母亲与救命之恩

在母亲节前老人茶室的节目中我讲了我的母亲。课后朋友说你的故事太感人应该让大家分享。我今天只讲我出生的故事。

我的母亲，是这世间最善良、最勤劳的女人，她一辈子本分踏实，心里装着家人，唯独没有自己。可命运却在我降生的那一刻，给了我们家一场几乎灭顶的劫难。

生我的时候，母亲不幸染上了产后风，身体受尽折磨，落下了下凉上热的顽疾，整日被病痛反复煎熬。我们四处求医，跑遍了能找到的所有医院，无数医生看过之后，都摇着头说这病已经没法治了，让我们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最后到了天津人民医院，医生更是直白地告知，人就只剩这几天的光景了，让我们赶紧回家准备后事。

那时候，父亲已是五十岁的年纪，好不容易老来得子，本该是阖家欢喜的日子，却要面对失去妻子的绝望。看着母亲奄奄一息、气若游丝的模样，父亲心如刀绞，万般无奈

之下，只能狠下心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——把尚在襁褓中的我送人，至少能让我活下去，有一条生路。

就在全家陷入绝望、一切都要朝着最悲惨的方向走去时，是我的邻居哥哥，当时不过二十岁左右的年纪，成了这个家的转机。他四处打听、不肯放弃任何一丝希望，终于找到了一条救命线索，赶忙跑回来告诉父亲：有一位专治妇科疑难杂症的老中医，医术高超，或许能救我母亲的命。父亲此刻早已走投无路，听到这话，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只反复说着一句话：“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大夫请过来！”

万幸的是，老中医王洪太先生被我们请来了。他进门后没有多言，静静为母亲诊脉，片刻之后，抬起头对着满心惶恐的父亲，说出了那句让我们全家记了一辈子的话：“这病，遇到我，就算好了。”

他笃定地开出药方，一字一句地嘱咐：第一副药服下，就能退去高烧；第二副药喝



完，病人身体就会恢复知觉；第三副药下肚，她就会主动想吃东西。就算病症稳住了，再连着服三副药，就能彻底痊愈。

扫描二维码

手机上阅读全文



收集本刊《人间福报》12期插页
可在多伦多佛光山领取结缘品